

中國文學 欣賞精選集



第卅三冊
宋元明小說

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

第卅三冊

宋元明小說

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



(全35冊，定價新台幣7000元)

編著者：姜 濤

出版者：莊嚴出版社

發行者：鄭 惠 文

發行所：莊嚴出版社

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0 號雙子星大樓 2 樓 2 號

電 話：8356376 • 8359621

郵 撥：111199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

中華民國72年10月一版・第一次印刷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第三十三冊

目 錄

宋元明小說(一)

張寶

流紅記……………一

缺名

梅妃傳……………七

樂史

綠珠傳……………二三

馬中錫

中山狼傳……………三五

京本通俗小說

志誠張主管……………五三

宋元明小說

錯斬崔寧……………六五

清平山堂話本

快嘴李翠蓮記……………八七

古今小說

蔣興哥重會珍珠衫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金玉奴棒打薄情郎……………一四五

沈小霞相會出師表……………一五八

警世通言

王安石三難蘇學士……………一九四

李謫仙醉草嚇蠻書……………二〇九

玉堂春落難逢夫……………二二四

唐解元一笑姻緣……………二六三

白娘子永鎮雷峰塔……………二七五

杜十娘怒沉百寶箱……………三〇五

張實

張實，字子京，宋魏陵人。事跡無可考。

流紅記

唐僖宗時，有儒士于祐，晚步禁衢〔一〕間。于時萬物搖落，悲風素秋〔二〕，頽陽〔三〕西傾，羈懷〔四〕增感。視御溝〔五〕，浮葉續續而下。祐臨流浣手。久之，有一脫葉，差〔六〕大於他葉，遠視之，若有墨跡載於其上。浮紅泛泛〔七〕，遠意綿綿〔八〕。祐取而視之，果有四句題於其上。其詩曰：

流水何太急，深宮晝日閑。殷勤謝紅葉，好去到人間。

祐得之，蓄於書笥，終日詠味，喜其句意新美，然莫知何人作而書於葉也。因念御溝水出禁掖，此必宮中美人所作也。祐但寶之，以爲念耳，亦時時對好事者〔九〕說之。祐自此思念，精神俱耗。一日，友人見之，曰：「子何清削〔一〇〕如此？必有故，爲吾言之。」祐曰：「吾數月來，眠食俱廢。」因以紅葉句言之。友人大笑曰：「子何愚如是也！彼書之者，無意於子。子偶得之，何置念如此？子雖思愛之勤，帝禁深宮，子雖有羽翼，莫敢往也。子之愚，又可笑也。」祐曰：「天雖高而聽卑〔一一〕，

人苟有志，天必從人願耳。吾聞王仙客遇無雙之事〔一二〕，卒得古生之奇計。但患無志耳，事固未可知也。」祐終不廢思慮，復爲二句，題於紅葉上云：

曾聞葉上題紅怨，葉上題詩寄阿誰？

置御溝上流水中，俾其流入宮中。人或笑之，亦爲好事者稱道。有贈之詩者，曰：

君思不禁東流水，流出宮情是此溝。

祐後累舉不捷〔一三〕，迹頗羈倦，乃依河中〔一四〕貴人韓泳門館〔一五〕，得錢帛稍稍自給，亦無意進取。久之，韓泳召祐謂之曰：「帝禁宮人三十餘得罪，使各適人。有韓夫人者，吾同姓，久在宮。今出禁庭，來居吾舍。子今未娶，年又逾壯，困苦一身，無所成就，孤生獨處，吾甚憐汝。今韓夫人篋中不下千緡，本良家女，年才三十，姿色甚麗。吾言之，使聘子〔一六〕，何如？」祐避席伏地曰：「窮困書生，寄食門下，晝飽夜溫，受賜甚久。恨無一長，不能圖報，早暮愧懼，莫知所爲。安敢復望如此。」泳令人通媒妁，助祐進羔雁，盡六禮之數，交二姓之歡。祐就吉之夕，樂甚。明日，見韓氏裝褰甚厚，姿色絕艷。祐本不敢有此望，自以爲誤入仙源，神魂飛越。旣而韓氏於祐書篋中見紅葉，大驚曰：「此吾所作之句，君何故得之？」祐以實告。韓氏復曰：「吾於水中亦得紅葉，不知何人作也。」乃開篋取之，乃祐所題之詩。相對驚嘆感泣久之。曰：「事豈偶然哉？莫非前定也。」韓氏曰：「吾得葉之初，嘗有詩，今尙藏篋中。」取以示祐。詩云：

獨步天溝岸，臨流得葉時。此情誰會得〔一七〕，腸斷一聯詩。

聞者莫不嘆異驚駭。一日，韓泳開宴召祐泊〔一八〕韓氏。泳曰：「子二人今日可謝媒人也。」韓

氏笑答曰：「吾爲〔一九〕祐之合，乃天也，非媒氏之力也。」泳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韓氏索筆爲詩，曰：

一聯佳句題流水，十載幽思滿素懷。今日却成鸞鳳友，方知紅葉是良媒。

泳曰：「吾今知天下事無偶然者也。」僖宗之幸蜀〔二〇〕，韓泳令祐將〔二一〕家僮百人前導。韓以宮人得見帝，具言適祐事。帝曰：「吾亦微聞之。」召祐，笑曰：「卿乃朕門下舊客也。」祐伏地拜，謝罪。帝還西都，以從駕得官，爲神策軍〔二二〕虞候。韓氏生五子三女。子以力學〔二三〕俱有官，女配名家。韓氏治家有法度，終身爲命婦。宰相張洎〔二四〕作詩曰：

長安百萬戶，御水日東注。水上有紅葉，子獨得佳句。子復題脫葉，流入宮中去。深宮千萬人，葉歸韓氏處。出宮三十人，韓氏籍中數。回首謝君恩，淚灑胭脂雨。寓居貴人家，方與子相遇。通媒六禮具，百歲爲夫婦。兒女滿眼前，青紫盈門戶。茲事自古無，可以傳千古。

議曰：流水，無情也。紅葉，無情也。以無情寓無情而求有情，終爲有情者得之，復與有情者合，信前世所未聞也。夫在天理可合，雖胡、越之遠，亦可合也；天理不可，則雖比屋鄰居〔二五〕，不可得也。悅於得，好於求者，觀此，可以爲誠也。

〔一〕禁衢：指皇城裏的街道。唐代長安城分三部分，宮城在最北面，是皇席和后妃們住的地方；宮城之南爲皇城，是官員辦公的地方；皇城之南和宮城、皇城的兩側爲京城，是一般人民居住的地方。下文「禁掖」、「禁庭」，指皇宮。

〔二〕素秋：秋天的別稱。

〔三〕頽陽：落日、斜陽。

〔四〕羈懷：流浪的情緒。

〔五〕御溝：唐時引終南山水從宮內流過，叫做「御溝」，也稱「禁溝」，就是下文所指的「天溝」。

〔六〕差（イY）：略爲。

〔七〕浮紅泛泛：「浮紅」，飄浮的紅葉。「泛泛」，形容東西浮在水面的樣子。

〔八〕遠意綿綿：帶來了遠方綿長的情意。

〔九〕好（ハコ）事者：愛管閒事的人。

〔一〇〕清削：消瘦。

〔一一〕天雖高而聽卑：古人認爲：天上有主宰人間的神，它雖然高高在上，卻能鑒察下界的一切事情。這是一種迷信的說法。

〔一二〕王仙客遇無雙之事：見前〔唐人小說·無雙傳〕篇。

〔一三〕累舉不捷：屢次應試都沒有考中。

〔一四〕河中：唐府名，就是蒲州，也稱河東郡，轄今山西南部龍門山以南稷山、鹽池及永樂鎮以西地區，州治在今運城蒲州鎮。

〔一五〕門館：從前文人教書，或者代人辦辦筆墨一類的事情，藉以維持生活，叫做「處館」。這裏「依河中賁人韓泳門館」，就是在韓泳家裏教書或擔任文墨職務。後文〔譚意哥傳〕篇「門館如市」，「門館」卻指住所。

〔一六〕使聘子：叫她嫁給你。「聘」，聘禮，即六禮中的「納徵」，是古代婚禮中的一個重要過程，引申作娶妻解釋，這裏卻指嫁給。

〔一七〕會得：體會得到。

〔一八〕洎：及、和。

〔一九〕爲：與、同。

〔二〇〕僖宗之幸蜀：當時黃巢打下了洛陽和長安，唐僖宗匆忙地逃往蜀地。後來唐朝統治者聯合沙陀族的軍隊打敗了黃巢，僖宗才得回來。

〔二一〕將（廿一）：率領。

〔二二〕神策軍：唐代設左右神策軍，以大將軍爲首，掌衛兵及內外八鎮兵，和左右龍武軍、左右神武軍，號爲「六軍」。代宗後，神策軍由宦官主持，勢力在其他禁軍之上。

〔二三〕力學：用功讀書。

〔二四〕張濬：字禹川，唐河間人。僖宗時任尚書右僕射，所以稱爲宰相。

〔二五〕比屋鄰居：「比」，近的意思。「比屋鄰居」，住宅挨著住宅的鄰居。

【說明】

唐時已有「紅葉題詩」的故事，見〔本事詩〕和〔雲溪友議〕，本篇是根據這一類的傳說渲染加工寫成的。

君權時代，宮女們長期被禁在深宮裏，她們精神非常苦悶，渴望獲得自由，作者反映這一事實，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。

故事的大意敘說唐僖宗時于祐從御溝中拾得一片題有詩句的紅葉，猜想是宮中美人所作，自此思念不已，精神俱耗，於是也題詩於紅葉上，放在御溝上流水中，希望流入宮中，或可爲那宮女見到。其後

于祐因屢次應試都沒有考中，就在韓泳家裏教書，辦辦筆墨的事情。經過一些日子，韓泳有意將一位從宮中出來的同姓女子許配給于祐，祐也答應了。結婚後，韓氏發現于祐藏有題詩的紅葉，大驚問祐，祐具實以告，原來這正是韓氏所作，而韓氏也藏有于祐的題詩紅葉，這才相信姻緣天定。

缺名

梅妃傳

梅妃，姓江氏，莆田〔一〕人。父仲遜，世爲醫。妃年九歲，能誦〔二南〕〔三〕，語父曰：「我雖女子，期以此爲志。」父奇之，名之曰采蘋〔三〕。開元中，高力士〔四〕使閩、粵，妃笄矣。見其少麗，選歸，侍明皇〔五〕，大見寵幸。長安大內〔六〕、大明、興慶三宮，東都大內、上陽兩宮，幾四萬人，自得妃，視如塵土；宮中亦自以爲不及。妃善屬文，自比謝女〔七〕。淡妝雅服，而姿態明秀，筆不可描畫。性喜梅，所居闌檻，悉植數株，上榜〔八〕曰梅亭。梅開賦賞，至夜分〔九〕尚顧戀花下不能去。上以其所好，戲名曰梅妃。妃有〔蕭蘭〕〔一〇〕、〔梨園〕、〔梅花〕、〔鳳笛〕、〔玻璃杯〕、〔剪刀〕、〔綺窗〕七賦。是時承平〔一一〕歲久，海內無事，上於兄弟間極友愛，日從燕〔一二〕間，必妃侍側。上命破橙往賜諸王。至漢邸〔一三〕，潛以足躡〔一四〕妃履，妃登時〔一五〕退閣。上命連宣〔一六〕，報言：「適履珠脫綴，綴竟當來。」久之，上親往命妃。妃拽衣趑上，言胸腹疾作，不果前〔一七〕也。卒不至。其恃寵如此。後上與妃鬪茶〔一八〕，顧諸王戲曰：「此梅精也。吹白玉笛，作〔驚鴻舞〕〔一九〕，一座光輝〔二〇〕。鬪茶今又勝我矣。」妃應聲曰：「草木之戲，誤勝

陛下。設使調和四海，烹飪鼎鼐〔三二〕，萬乘〔三三〕自有憲法〔三四〕，賤妾何能較勝負也。」上太喜。會太眞楊氏入侍，寵愛日奪，上無疏意〔三四〕。而二人相嫉，避路而行。上嘗方之英、皇〔三五〕，議者謂廣狹不類〔二六〕，竊笑之。太眞忌而智，妃性柔緩，亡以勝〔二七〕。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。後上憶妃，夜遣小黃門〔二八〕滅燭，密以戲馬〔二九〕召妃至翠華西閣，叙舊愛，悲不自勝。繼而上失寤〔三〇〕，侍御驚報曰：「妃子已屈〔三一〕閣前，當奈何？」上披衣，抱妃藏夾幙間。太眞既至，問：「梅精安在？」上曰：「在東宮。」太眞曰：「乞宣至，今日同浴溫泉。」上曰：「此女已放屏〔三二〕，無並往也。」太眞語益堅，上顧左右不答。太眞大怒曰：「看核狼籍，御榻下有婦人遺寫〔三三〕，夜來何人侍陛下寢，歡醉至於日出不視朝〔三四〕？陛下可出見羣臣。妾止此閣俟駕回。」上愧甚，拽衾向屏假寐曰：「今日有疾，不可臨朝。」太眞怒甚，徑歸私第。上頃覓妃所在，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。上怒斬之。遺寫並翠鈿命封賜妃。妃謂使者曰：「上棄我之深乎？」使曰：「上非棄妃，誠恐太眞惡情〔三五〕耳。」妃笑曰：「恐憐我則動肥胖婢〔三六〕情，豈非棄也？」妃以千金壽〔三七〕高力士，求詞人擬〔三八〕司馬相如爲〔長門賦〕〔三九〕，欲邀上意〔四〇〕。力士方奉〔四一〕太眞，且畏其勢，報曰：「無人解賦。」妃乃自作〔樓東賦〕，略曰：

玉鑒塵生，鳳奩香殄。懶蟬鬢之巧梳，閑縷衣之輕練〔四二〕。苦寂寞於蕙宮，但凝思乎蘭殿。信標落之梅花，隔長門而不見〔四三〕。況乃花心颺恨，柳眼弄愁，暖風習習，春鳥啾啾；樓上黃昏兮，聽風吹〔四四〕而回首，碧雲日暮兮，對素月而凝眸。溫泉不到，憶拾翠〔四五〕之舊游；長門深閉，嗟青鸞之信修〔四六〕。憶昔太液清波〔四七〕，水光蕩浮，笙歌

賞燕，陪從宸旒〔四八〕。奏舞鸞之妙曲，乘畫鷁〔四九〕之仙舟。君情縷縷，深敘綢繆。誓山海而常在，似日月而無休。奈何嫉色庸庸〔五〇〕，妬氣冲冲，奪我之愛幸，斥我乎幽宮〔五一〕。思舊歡之莫得，想夢著乎朦朧。度花朝與月夕，羞懶對乎春風。欲相如之奏賦，奈世才之不工。屬愁吟之未盡，已響動乎疏鐘。空長嘆而掩袂，躊躇〔五二〕步於樓東。

太眞聞之，訴明皇曰：「江妃庸賤，以廋詞〔五三〕宣言怨望，願賜死。」上默然。會嶺表〔五四〕使歸，妃問左右：「何處驛使〔五五〕來，非梅使耶？」對曰：「庶邦〔五六〕貢楊妃荔實使來。」妃悲咽泣下。上在花萼樓〔五七〕，會夷使〔五八〕至，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。妃不受，以詩付使者，曰：「爲我進御前也。」曰：

柳葉雙眉久不描，殘妝和淚濕紅綃。長門自是無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

上覽詩，悵然不樂。令樂府〔五九〕以新聲度〔六〇〕之，號「一斛珠」，曲名始此也。後祿山犯關〔六一〕，上西幸，太眞死。及東歸，尋妃所在，不可得。上悲謂兵火之後，流落他處。詔有得之，官二秩〔六二〕，錢百萬。搜訪不知所。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，潛經天地，亦不可得。有宦者進其畫眞〔六三〕，上言似甚，但不活耳。詩題於上，曰：

憶昔嬌妃在紫宸〔六四〕，鉛華不御得天眞。霜綃雖似當時態，爭奈嬌波不顧人。

讀之泣下，命模象刊石。後上暑月晝寢，彷彿見妃隔竹間泣，含涕障袂，如花朦霧露狀。妃曰：「昔陛下蒙塵〔六五〕，妾死亂兵之手，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。」上駭然流汗而寤。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之，不獲。上益不樂。忽悟溫泉池側有梅十餘株，豈在是乎？上自命駕，令發視。才數株，得尸，裹

以錦綉，盛以酒槽〔六六〕，附土三尺許。上大慟，左右莫能仰視。視其所傷，脇下有刀痕。上自製文誅〔六七〕之，以妃禮易葬焉。

贊曰：「明皇自爲潞州別駕〔六八〕，以豪偉聞，馳騁犬馬鄼、杜之間〔六九〕，與俠少遊。用此起支庶，踐尊位〔七〇〕。五十餘年，享天下之奉，窮極奢侈，子孫百數。其閱萬方美色眾矣，晚得楊氏，變易三綱〔七一〕，濁亂四海，身廢國辱，思之不少悔。是固有以中其心、滿其欲矣。江妃者，後先其間，以色爲所深嫉，則其當人主〔七二〕者，又可知矣。議者謂或覆宗，或非命〔七三〕，均其媚忌〔七四〕自取。殊不知明皇老而忮忍〔七五〕，至一日殺三子〔七六〕，如輕斷螻蟻之命。奔竄而歸，受制昏逆〔七七〕，四顧嬪嬙，斬亡俱盡，窮獨苟活，天下哀之。〔傳〕曰：『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。』〔七八〕蓋天所以酬之〔七九〕也。報復之理，毫髮不差，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？」

漢興，尊〔春秋〕，諸儒持〔公〕、〔穀〕角勝負，〔左傳〕獨隱而不宣，最後乃出〔八〇〕。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眾。今世圖畫美人把〔八一〕梅者，號梅妃，泛言唐明皇時人，而莫詳所自也。蓋明皇失邦，咎歸楊氏，故詞人喜傳之。梅妃特嬪御擅美，顯晦不同，理應爾也。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〔八二〕家，大中〔八三〕二年七月所書，字亦媚好。其言時有涉俗者。惜乎史逸〔八四〕其說。略加脩潤〔八五〕而曲循舊語，懼沒其實也。惟葉少蘊〔八六〕與余得之，後世之傳，或在此本。又記其所從來如此。

〔一〕 莆〔文〕田：唐縣名，在今福建莆田縣東南。

〔二〕 〔二南〕：指〔詩經·國風〕裏的〔周南〕和〔召南〕兩風，是周南（今陝西、河南間）和召南（今河南、湖北間）的民間歌謠。從前認爲〔周南〕和〔召南〕大半是寫周文王的后妃和諸侯夫人「修身齊家」的事

情。

〔三〕采蘋：本是〔召南〕裏的章名。從前認爲這一章是寫士大夫妻子主持祭祀的事情，所以梅妃的父親取做女兒的名字，希望她將來會持家。

〔四〕高力士：唐之宦官，玄宗寵任專極。

〔五〕明皇：就是唐玄宗。唐玄宗死後，諡號裏有一個「明」字，所以後世稱爲「明皇」。

〔六〕大內：本皇宮通稱。唐代長安的大明、興慶宮，洛陽的上陽宮，都是在原有的皇宮之外另行建築的，所以這裏以大內指原來的皇宮，——長安的太極宮和洛陽的太初宮。

〔七〕謝女：指謝道韞，東晉的女詩人。

〔八〕上榜：上面題著匾額。

〔九〕夜分：夜半。

〔一〇〕蕭蘭：「蕭」，賤草。「蘭」，香草。古人文中，往往以蕭艾和芳草並舉，以蕭艾喻不肖。

〔一一〕承平：相沿下來的太平歲月。

〔一二〕燕：同「宴」字。

〔一三〕漢邸：王府爲「邸」，「漢邸」就指漢王。

〔一四〕蹶（ろ一也）：踩、踐踏。

〔一五〕登時：立刻、馬上。

〔一六〕宣：傳達皇帝的命令叫做「宣」。

〔一七〕不果前：不能前來。「果」，實現、做到的意思。

〔一八〕鬪茶：一種比賽烹茶技術優劣的遊戲。古人烹茶，著重火候和水質；唐、宋時所謂「點茶」，更有種種講究。宋蔡襄《茶錄》載：「鈔茶先注湯，調令極勻，又添注入，環迴擊拂，湯上盡可四分則止；既（同「視」字）其面色鮮白，著盡無水痕爲絕佳。建安鬪試，以水痕先沒者爲負，耐久者爲勝。」宋唐庚著有《鬪茶記》。

〔一九〕作《驚鴻舞》：曹植《洛神賦》：「翩若驚鴻。」注謂「翩然若鴻雁之驚」。「驚鴻舞」，指美女體態輕盈的舞蹈。

〔二〇〕一座光輝：指在座的人看到這種精湛的表演技巧，都感到很光榮。

〔二一〕調和四海，烹飪鼎鼐（三才）：「調和」，調味，引申作治理解釋。古時稱中國海內之地爲「四海」，猶如說天下、全國。「鼎」，古烹飪器。「鼐」，大鼎。這裏是用烹飪調味來比喻治理國家。

〔二二〕萬乘（尸厶）：古時皇帝擁有兵車萬乘，因而以「萬乘」爲皇帝的代稱。

〔二三〕憲法：法令、法度。

〔二四〕寵愛日奪，上無疏意：雖然寵愛一天天地移到楊貴妃身上，但是唐玄宗對梅妃也還沒有疏遠的意思。

〔二五〕方之英、皇：比做女英和娥皇。娥皇、女英，古帝堯的二女，舜的后妃。

〔二六〕議者謂廣狹不類：「議者」，批評的人。「廣狹」，在這裏有優劣、好壞、賢愚一類的意思。「不類」，不同。

〔二七〕亡以勝：沒有辦法鬪過她。「亡」，同「無」字。

〔二八〕小黃門：小宦官。東漢時，以宦官爲黃門令、中黃門等官，後來就稱宦官爲「黃門」。

〔二九〕戲馬：賭博用具；這裏是用它作爲一種信物。

〔三〇〕失寤：睡過了頭。

〔三一〕屆：到臨。

〔三二〕放屏（フー）：驅逐。

〔三三〕寫：鞋子。

〔三四〕視朝：臨朝聽政。

〔三五〕惡情：發火、動怒。

〔三六〕肥婢：據說楊貴妃生得胖，有「環肥」之稱，所以這裏罵她為「肥婢」。

〔三七〕壽：送人錢財叫做「壽」。

〔三八〕擬：摹仿。

〔三九〕司馬相如為「長門賦」：「司馬相如」，漢代文學家。武帝時，陳皇后失寵，被放逐到長門宮，於是送給司馬相如黃金百斤，請他作了一篇「長門賦」，以表達自己悲傷的情緒。

〔四〇〕欲邀上意：想挽回皇帝對自己的情意。

〔四一〕奉：趨奉、巴結。

〔四二〕這四句的意思是說：因為失寵，情緒低落，不願裝飾打扮，所以鏡子長久不用，為灰塵所掩，鏡匣也沒有香味；頭髮既不再梳成輕巧玲瓏的式樣，漂亮的衣服也不高興再穿著了。「玉鑒」，玉鏡。「鳳盒」（フー），鳳形的鏡匣。「珍」（古一）」，減絕。「蟬鬢」，古時少女把髮髻梳得細緻精巧，像蟬的翅膀一樣，稱為「蟬鬢」，據說始於三國魏時。〔古今注〕：「魏文帝（曹丕）宮人莫瓊樹，始制為蟬鬢，望之縹緲如蟬翼然。」「縷衣」，金縷衣，指華貴的衣服。「輕練」，薄綌。